胎夢

好像買刮刮樂又不斷槓龜的感覺，每次看著驗孕棒上的一條線，玉宸都充滿強烈的挫敗感，隨著月事規律的潮來潮往，看著年輕、年長的同事瓜熟蒂落，一張張男寶女寶的照片叮叮咚咚的上傳臉書昭告天下，每次點閱照片一邊按讚的同時，沒來由便泛起一股酸楚，夜半時分在胃裡翻江倒海著，攪得人不得安寧。

辦公室裡，玉宸也常聽同事抱怨帶孩子的辛勞、婆媳間的齟齬，以及總是袖手旁觀的先生，她常不得不口中敷衍內心卻想要掩耳疾走，對求子多年不得的她，怎麼聽都是炫耀性的甜蜜轟炸。

其實她懷孕過兩次，但孩子都沒留住，一個多月就小產了。

第一次看到鮮紅色的血塊時，她嗚嗚的哭：「我的小孩就這樣沒了。」哭累了玉宸也忍不住想：這時候的受精卵只是一個未成熟的胚胎、還是有靈魂有肉身的小孩呢？

如果是前者，玉宸想：死掉的是不是根本就不算小孩，只是一個未完成的、牛奶糖似的甜甜夢境呢？

但如果是後者，那回收的小孩，又上哪裡去了？

她做過很多次胎夢，夢中她有三個小孩，兩女一男，兩個在地上爬呀爬的搖晃著沆伶小臉，一個坐在搖搖馬上唱著小星星，歌聲甜甜的像是牛奶糖牽絲纏繞，喊著：媽媽我愛你。接著便是一陣緊鑼密鼓的啾咪，甜膩的胎夢醒後枕邊還會沾黏著一點半夢半醒的餘溫，但現實的小產只會伴隨著脊髓一陣陣的發冷，像是被鹽水給浸漬過似的。

母親曾很愧疚的對她說過：她懷第四胎時因為發現是女的，不想連生四個女生，因此把小孩給打掉了。

媽媽一直連打了兩胎，才得到弟弟。

玉宸那時剛剛小產，母親燉了一鍋人參紅棗雞給她補身子，沒吃幾口眼淚便滴滴答答落到雞湯裡，喝起來又鹹又苦的，母親你把自己的小孩給殺了呢？她想大聲質問，但瞥見母親髮額上被咬齧的白霜，聲音卻不自覺的痞啞縮小，說不出半點話來只好默默喝雞湯，沒來由給湯水燙了一下，她拿起衛生紙一陣抽抽搭搭，母親斷斷續續的話飄渺至耳朵裡：都是我不好，造了孽才害你留不住小孩。

母親離開後玉宸躺在鬆軟的羽絨枕上想，所以她其實有兩個妹妹囉！如果自己不是運氣好提早出生，是不是也有可能被媽媽給打掉了呢？那這兩個未出世的小妹妹去了哪裡呢？回到了天堂當天使還是沉沒到奈何橋裡成了無聲小石子，還是其實靈魂的什麼都沒有，就只是被吸一吸刮一刮後胚胎丟到焚化爐灰飛湮滅，直接塵歸塵，土歸土了呢！

那天晚上她夢見兩個軟軟嫩嫩、有著小羽翅的小女孩，笑容甜甜像是化開的麥芽糖，手繞著手圍著她跳舞。

其實我做過一個很奇特的夢，有一次弟弟說：「我夢見我們家還有四姐和五姐，跟我們一起生活，只是不知為什麼就是安靜不說話。」

那約莫是玉宸上大學的時候吧！一聽到此話時她悚然一驚，緊張的對著小五的弟弟質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，是誰告訴你的。」弟弟被她的表情嚇了一跳道：「姐，知道什麼？」

該告訴弟弟你之所以能夠出世，只是因為剛好是個男胎，而為了等待你的到來，在此之

前，媽媽已經殺了兩個姐姐嗎？

玉宸忘了那時是怎麼打發弟弟的，以前媽媽說起這碼事自己可是不痛不癢，那時自己還年輕，只曉得追逐偶像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，其他什麼也不管。但現在約莫是年齡到了，人生從偶像劇翻轉成鄉土長壽劇，躺在病床上她忍不住想，那兩個妹妹一直都在囉！當原本著床於子宮的血肉之軀被毀損，上不了天堂又進不了輪迴，那是什麼樣的恩斷義絕，而她們又是用什麼樣的酸楚的眼神，凝睇著這一世有緣無分的家人呢？

那她流掉的小孩呢！有沒有乖乖的跟在媽媽身邊呢！一想到這裡，眼淚又滴滴答答落個不停了

為了高齡求子玉宸勤奮的掛中醫、婦產科、還嚐遍各種民俗藥方，查遍資訊她也知道：初生之際卵巢住個一、兩百萬顆卵子，像睡美人，沉睡在一個個繭般的濾泡裡，女人一生只會排出四百多顆卵子，每次只有一顆卵子會被挑選出來，在月經過後的十四天，發育到 1.8 公分以上時便會破卵，坐在輸卵管的滑梯嘩啦啦的溜下，來到子宮這應許之地。而當卵子滴完之後，青春沙漏也滴完了，那就是更年期。

問題是停經的女人還算是女人嗎？

醫生照超音波檢查了玉宸的子宮，黑白影像裡醫生按圖索驥一一為她指出了子宮肌瘤的所在，「六顆。」醫生道：「肌瘤的存在會影響受精卵著床。」

「如果採取人工生殖，能不能增加受孕的機會呢？」問這問題時玉宸有點緊張，萬一這最後方法也宣告失敗，那不就此生無望。

醫生回答道：「可以嘗試看看，只是人工生殖只能培養出受精卵植入子宮，不代表可以順利著床、也不代表胚胎可以順利長大。」

為了從卵巢中取出卵子，她連續打了幾十針排卵針，針得打到肚子上的皮下組織裡，那一陣子她真受了不少活罪，日日要受千瘡百孔的針刺之苦，等到複診時到了她回去醫院檢查，醫生的一字一句總像個司命的法官，判決肚皮裡的生死，醫生照了照超音波總結道：「排出的卵子數量不多，大概只有三顆而已。」

聽完這話她忍不住崩潰大哭。

躺上手術檯玉宸一陣忐忑，等麻醉後用一根細的針插入肚皮裡，把卵子吸出來，醫生形容這項手術時，不知怎麼玉宸想起吸吮珍珠奶茶的畫面，當呼吸罩放在嘴上的一刻她不禁幻想被吸出的卵子是什麼顏色？什麼形狀大小呢？

手術結束後聽取醫生的宣判道：很遺憾，妳的卵巢提前老化，取出的卵子品質都不好，雖然我們會試著把你的卵子和精子放在一起嘗試受精，但你要心理準備，精子與卵子不一定會結合成受精卵，就算作出來，也可能會萎縮死亡，不一定會成功。

這話又引的她一陣淚水潰堤。

數個禮拜後坐在婦產科的大廳，玉宸看著緩慢閃動的數字燈顯得百般聊賴，等待的感覺時間滴滴答答，每一秒針都像針扎著人心不安寧，照完超音波就知道這次到底成功還是成仁，只是苦日子何時才會結束呢！診間的燈停置很久了，通常發生這種事情就是醫生上產房接生了，來此多次她早已對醫院的作息瞭若指掌，碰上這事急也沒有用，她翻著第三份報紙，眼

角不時瞄著長壽電視劇。

此時，一個陌生又熟悉的身影插入眼簾來，一個瘦瘦、白白、便利貼一樣的女生，穿著學校的制服，這年齡的女生很少到婦產科的，她們通常會到巷子裡內舊舊、暗暗的小診所，她不知該笑她的單純還是沒見識，來到這裡萬一遇見熟人不就完蛋。

想了半晌，她才想起這個有些面生的女孩，她夜間部的學生，教了半學期了，名字和臉蛋還連不起來，這也沒辦法，女學生往往就是一個模子給印出來的，清一色挑染離子燙，上課多半安靜不多話，不吵不鬧，成績不好也不壞，像株黃金葛靜靜的行著光合作用，一點鑑別度也沒有，不像開黃腔打電動叫囂的滿天響的男生，她課堂常大喊著：某某某安靜。罵久了也會罵出感情，名字就像個口香糖怎麼甩也甩不掉。

叫什麼語婕？好像是姓顏吧！過了半晌玉宸才緩緩想起：女學生班導師的座位正巧在她隔壁，五十幾歲的幹練女子，有一次問她學生上課的狀況，「妳們班那個顏語婕是怎麼了？怎麼上課精神不集中，老趴睡。」

她班導師用刻意壓低的聲音道：「沒辦法，她爸爸家暴的厲害，一喝醉酒就打人，為了躲避她爸爸，她媽媽帶兩個小孩搬出去找房子，每天都擔心受怕的，怕被她爸爸發現，連窗簾都不敢拉。」

掛完號顏語婕轉身，眼神正巧對上她的視線，像是觸電般瞬間彈跳開來，接著躊躇的往門口移動，她突然喊她道：「你不舒服嗎？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沒事，感冒而已。」顏語婕道：

這麼爛的謊言連拆穿都懶，看著她漂浮不定的神情，她道：「妳懷孕了嗎？」

她迅速搖頭，充滿警戒的眼神透露一閃而逝的惶恐，但緊接著便是抵住嘴，像是死去的自閉蛤蚧吐不出半點沙子。

看她這心虛的模樣根本就是，她想起幾個禮拜前的夜校放學時，瞥見她雙腳踏在一個男生腳踏車的背後，紅燈還沒轉綠燈，那男生便立在踏板上衝入車流之中，鵝黃路燈照射下他一頭金色染髮直扎人的眼膜，這年齡的孩子老愛把自己染的流裡流氣，看起來就是一個愛闖紅燈的衝動孩子，多半是這樣搞出人命了吧！她不由得心底又是一陣醋意，想懷孕的懷不了，不想生的偏偏送子娘娘來駕到，這是什麼世道，沒辦法，這年齡的受孕機率有百分之二十五，而到她年齡只剩百分之十，但不論如何人身都是難得，如曇花乍現，一想到此陣陣的醋意瞬間化為酸楚。

她試著挑選適當的字句，一字一句排列珠璣突然靈光乍現道：「你知道嗎？其實老師有通喔！我看見一個好可愛的小女孩，一看就很乖、很好帶，頭髮柔柔的像是海草，可以紮成兩個可愛的小髮辮，臉紅通通的像是雪莓娘一樣白嫩，眼睛黑黑亮亮的像咖啡口味的軟糖，她好可愛，你瞧，她現在正伸出軟軟嫩嫩的小手，牽著你的衣角喊媽媽。」

她天馬行空的說著，千百次她想過自己能牽著這樣一個孩子，開開心心的到公園散步，一開始或許是帶著獻寶的心情跟全世界宣告，但或許什麼也不是，只想讓軟軟嫩嫩的棉花糖小手黏著自己不放，一面親著那麻糬似的嫩臉還不時讓甜甜的奶香味鑽入鼻腔裡，唱著火車快飛還是妹妹背著洋娃娃，把她放在鞦韆上盪著，任憑那小金鈴的笑聲在風中踢踢躑躑。

一滴淚突然落了下來。

盯著顏語婕，一開始，她還沒意識到這眼淚是誰落下的，直到淚水模糊了視線，她才發現，原來她眼淚竟這樣入戲的落下來。

「老師……」顏語婕瞬間崩潰了心防，一整個大哭起來，這年紀的小孩就是這樣，賀爾蒙分泌過剩，一哭就不可收拾、沒完沒了，瞧她哭的上氣不接下氣，單薄瘦削的肩膀不停的上下起伏，兩手死死的包住鼻子和眼睛，她趕緊拿出包包裡的隨身包面紙，抽了幾張給她，暫時止住了鼻涕卻止不住這哭勢。

「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來找老師，好嗎？」她乖順的點點頭，擦了擦眼淚後向她道謝離開，目送著顏語婕離開醫院，她就站在七彩霓虹招展的十字路口，路口的小綠人以規律的速度原地奔跑著，看見她那穿著制服的單薄的背影，像一片小小的、被剪下丟棄的指甲，孤伶伶的。

人身難得，她想起自己坑坑洞洞的求子歷程，當護士呼喚她的名字，轉身，瞥見一陣車燈交錯穿射而來，紅燈轉綠之際，隔著自動門隱隱約約，她彷彿看見真有一個小女孩，像是她胎夢裡的孩子，牽著顏語婕的衣角，準備踏浪入這紅塵浮世裡。